发现

康熙《御制仲子庙诗》碑复原

仲伟帅

仲子庙坐落于微山县鲁桥镇仲浅村，京杭运河西岸，始建于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是祭祀孔子得意弟子子路的庙宇，1992年6月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目前全国保存规模最大、建筑最完整的一处仲子庙，是京杭运河沿岸重要的儒家文化资源。原有历代碑刻180余块，其中安南国（今越南）使臣留有题咏30余块，现保留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珍贵刻石70余块。其中宋高宗《御制仲子赞》碑，康熙御笔《圣门之哲》匾、《御制仲子庙诗》石刻和乾隆御制对联更属珍贵。

仲子庙“正大门”的右方，原立有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南巡回銮时的《御制仲子庙诗》御碑一幢。“正大门”取朱熹“子路之学，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泗水仲子庙亦建有正大门、高明殿。

《御制仲子庙诗》碑毁于文革期间，仅保留原赑屃碑座一尊和碑额一方。为保护这一历史文物，赑屃碑座由仲子后裔在后期埋于地下，碑额移于庙院以内。2017年10月31日，仲子庙维修后焕然一新。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打造仲子文化品牌，建设仲子文化大道。后经挖掘、捆装，一尊重达四吨的赑屃碑座安全稳固于原址，并复制御碑。

据清《兖州府志》《济宁直隶州志》《仲里志》等古籍记载，御制诗碑文如下：

御制仲子庙诗

河口孤祠在，千年祀典存。
当阶松半偃，绕碣藓堪扪。
怀古题新额，遗风想圣门。
行舟清昼永，岸草采芳荪。

康熙己卯夏日御笔

康熙、乾隆是清朝最有作为的君主，从十七世纪后半叶至十八世纪，国泰民安，天下和乐，而称“康乾盛世”。而在康乾数次的南巡途中，先后多次沿运河南下，路经济宁而抵仲家浅。舟连往返，达九次之多。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三十八年（1699年）、四十二年（1702年）、四十六年（1707年），乾隆三十年（1766年），康乾抵仲家浅，驻跸仲府。仲府是沿运河而建的仲氏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奉先贤祠庙而居的宅第，在济宁南四十五里处。

据《仲里志》记载：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康熙巡狩方岳。仲子六十二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仲秉贞随曲阜的衍圣公、孔子六十七代孙孔毓圻迎驾至德州齐河县，在齐河县行宫，康熙皇帝对他们恩礼有加。随后，又陪驾登泰山，以燔柴祀天之礼祀泰山。之后，由沂州进入苏北继续南行。到十一月，皇上銮驾北归，仲秉贞复随孔毓圻及颜、曾、孟诸五经博士到宿迁县接驾，是月十六日南巡队伍到达曲阜，于十七日诸五经博士在衍圣公孔毓圻的带领下，陪同康熙皇帝祭祀孔子及“四配”“十二哲”。康熙皇帝复命孔尚任、孔尚铉在孔庙“诗礼堂”讲《易经》《大学》各一章，并命大学士王熙宣谕赞扬孔子曰：“至圣之道与日月同明，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勉励诸圣贤后裔“尔等远承圣泽，世守家传，务期型仁讲义，履中蹈和，存忠恕以立心，敦孝悌以修行。以奉先训，以称朕怀，尔等其祗遵勿替”。并赐各圣贤后裔经书一部，蟒袍一袭，蟒套一件，又各晋秩加一级。准许圣贤氏族人中敕部先用者三人，入国子监读书者二人。至是月二十日，送驾至兖州府谢恩。又送至德州，仲秉贞复谢恩返回里居仲家浅。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帝南巡。正月二十日，仲秉贞随衍圣公迎驾至德州。康熙在行宫内接见，并赐鹿尾果品。后两日，仲秉贞随衍圣公扈从登泰山。后南祗江浙。至三月十一日午时，由北返途中到达仲家浅。仲秉贞率阖族迎接。康熙皇帝指向仲府问道：“是你衙门么？”秉贞回答“是。”康熙复问：“至仲子相传几代？”秉贞答曰：“至臣六十二代。”然后送驾至德州。

《仲里志·恩典志·帝王临幸》中，还详细记载了康熙三十八年南巡北归途中经仲家浅的活动日程。另外，还可得知康熙皇帝除留有《御制仲子庙诗》一文外，还留下了《圣门之哲》四字御匾赐于仲子庙，该匾现完好无损的镶嵌在仲子庙北庑内壁。

《仲里志》记载如下：康熙三十八年，皇上南巡，臣仲秉贞随衍圣公迎至德州御泉庄。二月二十三日未刻，龙舟泊仲家浅。臣仲秉贞率阖族诸臣跪迎圣驾，晋红梅水仙，启奏：“皇上两次临幸，万载难逢，乞赐御笔宸章，增光臣祖。”蒙宣谕旨：“看河去的急，不及写，回来赐你。”銮回，臣仲秉贞随衍圣公复迎至江南界上。星夜兼程，趋家祗候。五月初三日申刻，率阖族诸臣迎接圣驾，一时喜动天颜，特命臣等门前候旨。移时，皇上驻跸仲家浅臣仲秉贞宅第之右，御龙舟外，特命郡王、众皇子诣臣祖庙。臣率阖族迎候毕，皇上宣乾清门侍卫马武、海清颁御制《圣门之哲》四字，宣旨云：“朕巡幸往返，你们迎接甚难，为你特赐你祖庙字。”问：“还有事启奏没有？”秉贞回奏：“陛下赐臣字龙飞凤舞，出圣入神，增光臣祖，历代帝王崇儒重道，无此隆重。臣等不胜荣幸，敬当奉为传家至宝，永戴皇恩。”侍卫马武、海清至驾前一一回奏毕，臣捧至家九叩谢恩。初四日，送驾。复蒙问臣：“你多少年纪？”回奏：“臣六十三岁。”蒙皇上玉音奖其壮健。又蒙问：“你家有多少居官的？”回奏：“臣家现任官三员，候选官八员。”送驾至德州。至今，仲家浅仍有康熙驻跸的宸翰楼旧址。而根据《清圣祖御制诗文集》集二卷五十载：得知康熙大帝此次南巡北归途中在济宁州共留有诗文三篇，分别是“过八闸”“御制仲子庙诗”“途次端午”。出济宁境后，又写下“山左道中”“望岱忆旧”等诗章。

此后，康熙先后于四十二年（1702年）南巡，三月初七日申刻在北返时抵达仲家浅，仲秉贞阖族官员迎接，皇子又前往仲庙拈香祭典，仲氏全族谢恩。四十六年（1707年），皇帝南巡龙船在二月十三日辰刻过仲家浅，仲氏阖族跪迎接驾。五月初九日辰刻，南巡船队回銮京师复抵仲家浅，仲氏复迎接送往。

此次复原后的御碑通高4.40米，青石质。碑文正书三行，年月题名两行，行满十五字。该碑的复原，涵盖了政治、民俗、经济、文学为旨的多元化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对运河漕运的兴衰发展和文化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大运河开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民俗探微

李屯村的三月会

鲍伟

嘉祥县新挑河乡李屯村的三月会，曾经和济宁寺谷堆的二月会一样赫赫有名。寺谷堆的二月会还在艰难维持，而李屯村的三月会却每况愈下。为了让辉煌几百年的古庙会文化不至被人遗忘，作为一个喜欢文学创作的中年农民，我感觉必须赶快发掘整理这些民俗文化。

明朝洪武年间，山西大移民开始了。那些移民不仅带来了所有的财产，也带来了他们的信仰。在营造家园的同时，也在每个村庄草草营建了菩萨庙，即旧时流传在民间的“奶奶庙”。李屯村是个大村庄，便成为当仁不让的祭祀村庄。每到农历的三月十八，李屯村周围的小村就会抬上供果，带着几吊凑份子的铜钱，男女老幼一起赶到村东的奶奶庙，开始一年一度的祭祀大典。而小商小贩总是民间消息最灵通的人，每到祭祀开始的日子，奶奶庙前便是摊贩云集，各路风味小吃，各地杂耍戏班，各种日用百货琳琅满目。久而久之，只有一天的祭祀大典，推演为祭祀大典开幕，商业交流长达十天之久的庙会了。每年的正月十五一过，全国各地的商贩打点货物，开始了艰苦的长途跋涉，千里迢迢奔向鲁西南地区，直扑几个庙会而来。

赶完寺谷堆的二月会，外地商贩移师相距不过十几里的李屯村，支起帐篷，埋锅造饭，等待三月十八日三月会的盛大开幕，由此形成了李屯村几百年不衰的庙会。直至1966年破四旧时，李屯村那所经过历代翻修，早已金碧辉煌、宏伟壮观的奶奶庙，几日之间彻底倒塌，奶奶庙的砖瓦盖起了农民扫盲夜校，后改为李屯村农民子弟学校至今。

改革开放后，寺谷堆率先恢复古庙会，李屯村不甘示弱，也开锣唱戏十天，广招各地客商，重现古庙会的辉煌。可惜好景不长，渐又萧条。近几年李屯村委会想方设法，重整旗鼓，但由于现代商业格局的变化，庙会又没有景点支撑，最终门前冷落，难以起死回生。在今后的岁月里，民俗文化的整理发掘，还有待人们和社会的继续努力。

故里钩沉

曾跻身广交会的曲阜秫编

张玉昆

在曲阜的姚村镇，有约60个自然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很长岁月，80%以上的村民从事秫编席帽业。秫编历史悠久，遍及各村延至吴村等乡镇，辉煌时产品销往东北三省及河北、湖北、内蒙等地。红白相间的凉席花席有双喜、吉祥如意等文字图案，还曾参加过广交会，更有销往日本和西欧等国家者。

去掉穗头的高粱棵叫秫秸。秫秸剥掉外层裤皮是高粱杆，简称杆子。秫编，就是用杆子外部的硬皮编制物品。秫编主要是编席，产品有包装席、铺床席、套席、枕席、帽子、篓子、芦子、锅盖、筐子、垫子等。芦子也称踅子，一种窄而长的粗席，可以围起来拔高粱囤。

高粱杆的最上端一节长约半米，称为莛子，较为珍贵。红白相间的莛子皮，可编成各种细席、花席、凉席。这种席光滑洁净，凉爽离汗，是度夏铺床的佳品，较高档次的卧具。

我家所在的席厂村，是因作为孔府的编席户而得名“席厂”的村子。产品除供应孔府外，还在当地市场销售。姑娘外嫁，亲友外出，对编席技艺的传扬及普及曾起到一定的作用。

编席不易。祖祖辈辈的编席人备尝艰辛，一领席就是一个希望，换来的那点钱是买针线油盐和孩子书本铅笔的重要收入。明知席贱，依然要编。

收割后的高粱秸，经小篾刀剥去裤后，截下最上节的莛子，按照好、中、差分类，缺的就要到集市上购买。

编席，先用长约25厘米的短篾刀把杆子破为3至4瓣，然后放在场上用碌碡碾轧。碌碡停在场中公用，谁用就扛着自家的裹子，连接好就用。裹子，即廓子，约两米长的两臂略粗些，前头装有两木椎，可插入碌碡两头的浅洞，后部有一根略细的横木，是操作碌碡前推或后拖的把手。裹子中部绕以摽绳，以便紧紧捆绑并夹住碌碡，形成的框架可自由推、拉。

轧得熟软的席料，须放进水塘里浸泡几个小时，然后用长约40厘米的大篾刀把穰刮下来。刮穰是个细活，一般右手持刀，左手把一根篾条放在小木板上，左脚前掌轻轻压住刀背，轻轻抽拉刮净的篾条。最后这根篾条还要反转过来，把残留的部分刮净。刮的篾穰又松又软，多置于灶旁备引火之用。

莛子亦如上述工序操作，编制花席和细凉席所需莛子，常要到集市购买。距席厂两公里的姚村镇，借助车站的优势，席市规模可有1公里路长，蔚为壮观。集市每5天一次，有卖席、帽、杆子、莛子的，收购商将席打捆，经火车运往各地，编织户将所需材料购买背回家。为了卖个好价钱，有些该卖的东西常在散集前出手。腰包充实了，就来到集边的煎包锅前，1分5厘一个的煎包，优惠到1毛钱买7个，自己狠狠心吃一两个压压饥，剩下的要带回家。煎包用细莛子串起来如糖葫芦，两头栓有茼线，手提着回家。在没有塑料袋的岁月，这是一种最佳的捎拿食品的方式，既是一种“席卖了，有钱了”的炫耀，也是一种对早有期盼并迎至村头的儿女的明示。在那个几乎家家都用鸡蛋换盐的年代，吃煎包算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了。

破篾、轧篾、刮篾多是男人的活，编席则全是女人的活。她们在旧中国也进不了校门，有的从七八岁就学习编席，直编到年老。她们不停地翻动着两手，在那块约两厘米厚的圆花垫子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快时半天就能编一领席。垫子也叫蒲墩，多由高粱裤也就是高粱秆外皮拧缝而成。蒲墩随编席的进度随时移动，席旁有只盛凉开水的饭碗，渴了就喝几口。除了做两顿饭，几乎天天坐在蒲墩上编席。

冬天，要搭建一个大窨子。这种窨子不是每家都能搭成的，它深约两米，面积有十多平方米。挖窨子起出的土堆放在四周作矮墙，用横、竖杂木棚起骨架，覆以秸秆破席，再盖上土，冬暖夏凉，也避免了轰走又来的小鸡上席拉屎。晚上，还要点起煤油灯干活，雪白的软篾穰在鼻孔一抹便成了黑色，可见空气污染的程度之甚。有时编席至深夜，当她们踏着凳子爬出来时，常常连身子都站不稳。

家境稍好一点的人家，常自编自用一种花墙席。席长约6米，宽约1.5米，可将靠墙的木床三面都围起来。这种席能从孩子结婚使用到老，几十年不坏。既遮住了土墙的粗陋，又美化了房间。在自用方面，各家总要编一个高约0.5米、直径约0.8米的大篓子，内置约0.3米厚的麦秸，婴儿在篓子中既舒服又安全，可住至两三岁。拉了，尿了，把污湿的麦稭抽出弃于灶前即可。我和弟、妹也都是在这种篓子中长大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低产的高粱越种越少了，有文化的女孩在蒲墩上也坐不住了，收席的客商改行了，席市消失了，席系列产品渐在农家看不到了，村子里也渐渐没有了编席的人家。再过些年，这个世代与席结缘的村子，将不再具有名副其实的地方特色。也许，手工编席将渐渐成为陌生而遥远的记忆。

地名杂坛

邢王庄以前就叫弯枣树

刘新铃

鱼台县王庙镇向西6公里，有一个叫邢王庄的自然村，它西邻李阁赵庄，南靠鱼城杜桥，西面紧靠弯弯的白马河，三面环水，景逸幽美。这个村子不大，有一百多户人家，居住着500多口人。这块土地上，种植着大蒜、小麦、棉花等农作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邢王庄一度隶属于李阁区房庄大队、王庙公社邢王庄大队，1970年合并为王庙公社魏堂大队邢庄小队、王庄小队，现隶属为王庙镇仇庄村行政村。

年复一年，村庄像一位熟睡的婴儿，静静地偎依在小河妈妈长长的臂弯里，感受着岁月的变迁。村里长长的东西主街道，与河上的水泥桥东西连接着，伸向小河的那端。房前村后，河边地头，家家栽满了弯弯的枣树。春天，枣花的清香弥漫在村子的上空，飘过河渠，吸引着“嗡嗡”的蜜蜂采花酿蜜；秋天，整个村子挂满了红彤彤的、圆圆的、长长的枣，很是诱人。

邢王庄以前叫弯枣树，提起村名“弯枣树”，那是祖辈一路走来的艰辛，年轻人也说不清楚了。

据《王氏族谱》记载，这里村名曾叫王早寺，明朝永乐（1403—1424）年间，这里是最繁华的地带，商贾往来频繁。村西的河面帆影点点，远近成线；号子声声，汇成纤歌；来往靠岸，上下停泊，把个水灵灵的王早寺点缀得更富生机。村西的河西岸是一条南北官道，西南不远处的百里溪，也就是现在的李阁镇百里村，是当时官方的驿馆。小河里常常停泊着南来北往的客商船只，河东岸有一片片枣树。弯弯的枣树高大茂盛，虬枝盘曲，系船枣树靠河岸一字排开。枣树下有一茶摊小店生意兴隆，客人来喝茶收钱，吃枣是免费的。客人们很习惯的把船绳往弯枣树上一系，就上了岸，吃茶歇息甚是惬意。河西岸边的驿站，迁谪的失意官人也有时渡船过来，吃茶谈论，吟诗作对，寄情山水，好不快活。

“此处谁家不系船，春风吹入枣树湾。树林不用高人引，闻到枣花即下船”。远远来到此处的商船，看到茂盛的枣树林都高兴起来，嘴里呼着：“到了，到了，前面就到弯枣树了，可以上岸歇息啦”，然后，高兴地上岸，吃茶。

天长日久，人们都把王早寺说成弯枣树，村里人以种枣为主，以枣为食物，小孩童们无论爬得多高，从没有过摔伤的事。后来，多次旱涝，村里从来没有过灾荒，人们都说是枣神保佑着村子。后来战祸不断，村西的河流也多次改道，黄水泛滥，枣树被淹没枯死，但弯枣树的名字却留了下来。在刘保良家里的宅基地上，现在还有圆圆的枣树根的遗迹。这些车轮似的枣树根，苍劲有力，曲曲盘旋，似历史中走来的老人，诉说着村庄的今夕。

文革时期，弯枣树村改名为邢王庄，和当时的魏堂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从此，弯枣树只能作为一种记忆，刻在了每个村民的心里。现在，枣树不再是村民的青睐。上世纪七十年代，公社带领社员挖沟抬田，在村北发展苹果树种植，成了当地的一大特色。但传说中的弯枣树却生生不息，仍旧繁茂蓊郁，苍劲有骨。弯枣树人依旧在这块土地上耕耘收获，也将美丽的故事代代传颂……

据老人们讲，南方老客时常到北方来赶风水到南方。有一天，有个南方老客来到一个叫枣树庄的村庄转悠。他来到村东的一户人家，见门前长着一棵弯枣树，有拐杖那么粗。南方老客围着枣树看了又看，在树上用手比量着，暗暗称奇，并没说什么，敲响了这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人，和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这人非常孝顺，为了母亲至今没有娶妻。南方老客指着弯枣树问道：“请问这是你家的枣树吗？”

中年人上下打量了一下南方老客，“是的，是我家的枣树。”

“请问这棵枣树你们卖吗？”

“你如果买就卖，这棵枣树弯弯的、细细的成不了材，长在门口还碍事，正想刨掉它呢？”中年人说，“你想要就挖走吧！”

南方老客说：“那就卖给我吧，不过我现在不挖，我给你一两碎银子作为定金，等一段时间我再来挖走它，你看如何？”

中年人一想，给一两银子不少啦，况且枣树也正准备刨掉的，于是满口答应下来，收了定金，南方老客就离开了。

过了一年多，南方老客却没来挖枣树，也可能忘了吧！中年人嫌枣树长在门边碍事，就挖掉了树做了一个拾粪的耙子，早起晚归去拾粪。有一天，正好是县城集，中年人起得特别早，早早来到集市上。看看还没有人，他想，溜一圈再来吧，就背着粪耙子，来到县城南。忽然发现有一座城，小城不大，四四方方，有县衙、兵营、学堂，大街两旁建筑豪华，城门有一条明亮的街道，人来人往，商家生意兴隆。中年人一想，自己家里

的锅烂了，已经不能用了，顺便在这里买个锅吧。他来到商铺前，老板不在，喊了几声还是没人，他按照标识的价格付了银子，就离开了。城里显得很安静，很神秘，人们之间都不吱声，没有一点语言交流，好像传说中的地狱。他忽然觉得很害怕，忙走出城门，不敢再去那里。再回头看时，中年人惊呆了，刚才的景象忽然间销声匿迹，什么都没有了。他一溜小跑，离开了那个地方，手里拿着锅呆呆地发愣。

说也奇怪，回到家里，他用那只锅蒸馒头总也吃不完，吃了还有，掀开锅还有，可把中年人高兴坏了。以后，中年人和老母亲掀开锅就有饭吃，而且饭都有新花样。后来中年人娶了妻，和妻子在村里全部栽上了枣树，过上了好日子。人们把村庄改成弯枣树村。原来，那个弯枣树做成的粪耙子，就是开城门的金钥匙，中年人拿着它打开了那座宝贝金城。

到中年人六十岁时，他的老母亲也八十岁了。他的锅从买来从没有刷过，他来到旧城海子，想刷一下，俯下身把锅往海子里一放，那只锅就“滋溜”不见了。只听见锅的声音从水里传来，说“六十年以后还会回来”。从那时开始，有了旧城六十年一现的传说。

根据刘召雨（65岁）、刘召义（86岁）口述整理 ■苗青 摄影

济宁人老照片

半个世纪前我们从四川来到潘家大楼

刘超英 刘越美

①

潘家大楼是我在济宁熟悉的第一座楼。

儿时的记忆中，在当时的济宁城看到的楼只有五处，那是半个世纪前，我们家从四川来到了这座小城。那天下了火车，坐在三轮车上，沿柏油马路往北走了没多远，就看到路东有几排二层楼的山墙——20年之后才知道，这是和我家同时来济宁的我媳妇家住的省建三处的宿舍楼。然后三轮车西转，在沙土马路上走了好一会儿，到了石板路，看来是进城了，又依次看到路南的济宁宾馆、路北的太白楼和百货大楼。到了济宁电影院，再往北走就到了济宁城最高的，也是最早的这三层的潘家大楼。

潘家大楼当时好像是济宁地区机关招待所，是我们家来济宁的第一个住处。这儿的工作人员，很喜欢两个拿着好像是他们第一次吃到的南方水果给他们吃，并回答他们怎样区别橘子和广柑的小孩——我和三岁的妹妹。我们要么在东二楼的窗户上好奇地往外看那大马车，听那马蹄在石板路上的哒哒声，要么在这个楼里玩捉迷藏。住了一个多礼拜之后，我们就搬到了父亲的新工作单位。一个月后，母亲把我送到了老家烟台上学。

到了我三十来岁，我供职单位的上级在这里的二楼办公，我才第二次开始并经常光顾这座著名的大楼。记得有一年冬天的晚上，我和一位领导在二楼的办公室里加班干活，整个楼上就我们俩，夜半时分不时地响来“咯咯”的和“咚”的声音。我说，一定是温度变化导致木地板涨缩发出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又听到好像是三楼发出了节奏很慢的呼呼声，伴随着好像轻轻踩着木地板的“咯咯”声。我有点害怕地说，我们回房间干活吧——房间在后院的新楼里。领导说，房间里没法查资料啊。

过了一会儿，我们实在是静不下心来干活了，就上了三楼循声找去。领导左手照着电筒，右手举着空报夹，走在前面时刻准备着砸什么。我横握着拖把，也准备着捣什么。到了杂物间门口，我们并排站着，谁也不敢靠近那门。领导叫我用拖把捣门，我怕门捣开了之后，看到什么吓人的场面，就闭上眼睛……啊，门是虚掩着的，由于我用力过猛，差点扑了进去。领导照着电筒，顺手打开了电灯：呵，巧啊，那墙角处地板上放着几个鼓，暖气管的压力阀出口处，时停时出的汽吹着一只横放的鼓的侧面，那鼓就在压力阀和另一个横放着的鼓面之间狭小的距离中缓缓地来回地滚动，每次滚到鼓面时，它凸起的提耳就撞击一下鼓面，发出了一声“咚”。哈哈，原来如此啊，我们释然地把鼓都摞了起来。

此后不久，我就注意收集关于潘家大楼的一些传说。

原来，潘家大楼的原主人潘鸿均，是我曾祖父、清末武举人刘玉球年轻时的朋友，清末秀才、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属下。潘鸿均率第一旅驻防济宁期间的1921年，出征湖南与唐敬尧、唐敬舜、唐敬禹、唐敬汤四兄弟的部队作战而大获全胜发了横财，遂回到济宁建了这座私邸。大概是受这古城遗风影响，这行伍出身的潘旅长，摩登地在这座私邸里办起了一个学堂，海选了数十名潘姓少年，使幽深的潘家大楼传出了朗朗书声。也许潘旅长觉得，得给这朗朗书声再加上点莺歌燕舞，才显得文化氛围更加浓郁，于是他又弄来八个小姐填房，久而久之新鲜头一过，加之潘旅长平时应酬不迭、战时戎马倥偬而冷落了这些清闲无聊的姨太太们，必然的酸甜合适的出墙红杏们，很方便地悄悄落入了马弁们的口中。知情后的潘旅长简直气炸了肺，他把手枪一拍道：格杀勿论！当夜就把八个鲜嫩的姨太太全部活埋在后花园里。

1925年，北伐军由武汉进军河南后，潘旅长奉命赴河南。在1927年与冯玉祥的廿五师鏖战中，潘旅长被击毙，其后潘家大楼沦为后来的军政要员占驻。

潘家大楼位于在济宁城素有“若水漫全城，唯此处独安”之说的，北依渔山南临运河的至高点。由于这得天独具的位置，而成为风水先生遴选的宝地。有资料记载，建筑规模庞大豪华、气势威严的潘家大楼，在当时整体为四进四出的标准的对称四合院，由南而北计有大门、厅院、群楼院落及东西跨院组成。

潘家大楼的原建筑物现尚存多少我不清楚，只能看到它的主体建筑是四面相通、构造别致的四合圈楼。其北楼为楼阁式七开间的三层建筑，大约长三十米，厚十米，高十多米的全楼最高点，顶脊两端饰以砖雕螭吻，四坡面屋顶覆以青合瓦。其东西配楼为各五开间青合瓦覆顶的二层建筑对称排列，各长近二十米、厚约六米。相连的四角有耳房组成的楼梯间，并与回廊相接成四面走廊。圈楼内是约近五百平方米的天井，其上的顶棚中央有木构方形藻井，四周的天窗将四合楼顶连成一个整体，真可谓匠心独运啊。

①作者兄妹来济宁前拍摄于四川的旧照

②潘家大楼 王希孟 摄于2009年12月12日

②